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官場現形記 第五十三回 洋務能員但求形式 外交老手別具肺腸

話說老和尚把徐大軍機送出大門登車之後，他便踱到西書房來。原來洋人已走，只剩得尹子崇即舅兩個。他小舅爺正在那裡高談闊論，夸說自己的好主意，神不知，鬼不覺，就把安徽全省礦產輕輕賣掉。外國人簽字不過是寫個名字，如今這賣礦的合同，連老頭子亦都簽了名字在上頭，還怕他本省巡撫說什麼話嗎。就是洋人一面，當面瞧見老頭子簽字，自然更無話說了。原來，這事當初是尹子崇弄得一無法想，求叫到他的小舅爺。小舅爺勾通了洋人的翻譯，方有這篇文章。所有朝中大老的小照，那翻譯都預先弄了出來給洋人看熟，所以剛才一見面，他就認得是徐大軍機，並無絲毫疑意。合同例須兩分，都是預先寫好的。明欺徐大軍機不認得洋字，所以當面請他自己寫名字；因係兩分，所以叫他寫了又寫。至於和尚一面，前回書內早已交代，無庸多敘。當時他們幾個人同到了西書房，翻譯便叫洋人把那兩分合同取了出來，叫他自己亦簽了字，交代給尹子崇一分，約明付銀子日期，方才握手告別。尹子崇見大事告成，少不得把弄來的味心錢除酬謝和尚、通事二人外，一定又須分贈各位舅爺若干，好堵住他們的嘴。

閑文少敘。且說尹子崇自從做了這一番偷天換日的大事業，等到銀子到手，便把原有的股東一齊寫信去招呼，就是公司生意不好，吃本太重，再弄下去，實實有點撐不住了。不得已，方才由敝岳作主，將此礦產賣給洋人，共得價銀若干。」除墊還他經手若干外，所剩無幾，一齊打三折歸還人家的本錢，以作了事。股東當中有幾個素來仰仗徐大軍機的，自然聽了無甚說得，就是明曉得吃虧，亦所甘願。有兩個稍些強硬點的，聽了外頭的說話，自然也不肯干休。

常言說得好：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為。」尹子崇既做了這種事情，所有同鄉京官裡面，有些正派的，因為事關大局，自然都派尹子崇的不是；有些小意見的，還說他一個人得了如許錢財，別人一點光沒有沾著，他要一個人安穩享用，有點氣他不過，便亦攬掇了大眾出來同他說話。專為此事，同鄉當中特地開了一回會館，尹子崇卻嚇得沒敢到場。後來又聽聽外頭風聲不好，不是同鄉要遞公呈到都察院裡去告他，就是都老爺要參他。他一想不妙，京城裡有點站不住腳，便去催逼洋人，等把銀子收清，立刻卷卷行李，叩別丈人，一溜煙逃到上海。恰巧他到上海，京城的事也發作了，竟有四位御史一連四個摺子參他，奉旨交安徽巡撫查辦。信息傳到上海，有兩家報館裡統通把他的事情寫在報上，拿他罵了個狗血噴頭。他一想，上海也存不得身，而且出門已久，亦很動歸家之念，不得已，掩旗息鼓，徑回本籍。他自己一人付道：「這番賺來的錢也盡夠我下半世過活的。既然人家同我不對，我亦樂得與世無爭，回家享用。」

於是在家一過過了兩個多月，居然無人找他。他自己又自寬自慰，說道：「我到底有『泰山』之靠，他們就是要拿我怎樣，總不能不顧老丈的面子。況且合同上還有老丈的名字，就是有起事情來，自然先找到老丈，我退後一層，真正可以無須慮得。」一個人正在那裡盤算，忽然管家傳進一張名片，說是縣裡來拜。他聽了這話，不禁心上一怔，說道：「我自從回家，一直還沒有拜過客，他是怎麼曉得的？」既然來的，只得請見。這裡執帖的管家還沒出去，門上又有人來說：「縣裡大老爺已經下轎，坐在廳上，專候老爺出去說話。」尹子崇聽了，分外生疑。想要不出去見他，他已經坐在那裡等候，不見是不成功的，轉念一想道：「橫豎我有靠山，他敢拿我怎樣！」於是硬硬頭皮，出來相見。誰料走到大廳，尚未同知縣相見，只見門外廊下以及天井裡站了無數若干的差人。尹子崇這一嚇非同小可！

此時知縣大老爺早已望見了他了，提著嗓子，叫子一聲「尹子翁，兄弟在這兒。」尹子崇只得過來同他見面。知縣是個老猾吏，笑嘻嘻的，一面作揖，一面竭力寒暄道：「兄弟直到今日才曉得子翁回府，一直沒有過來請安，抱歉之至！」尹子崇雖然也同他周旋，畢竟是賊人膽虛，終不免失魂落魄，張皇無措。作揖之後，理應讓客人炕上上首坐的，不料一個不留心，竟自己坐了上面。後來管家上來遞茶給他。叫他送茶，方才覺得。臉上急得紅了一陣，只得換座過來，越發不得主意了。

知縣見此樣子，心上好笑，便亦不肯多耽時刻，說道：「兄弟現在奉到上頭一件公事，所以不得不親自過來一趟。」說罷，便在靴筒子當中抽出一角公文來。尹子崇接在手中一看，乃是南洋通商大臣的札子，心上又是一呆，及至抽出細瞧，不為別件，正為他賣礦一事，果然被四位都老爺聯名參了四本，奉旨交本省巡撫查辦。本省巡撫本不以為然的，自然是不肯幫他說話。不料事為兩江總督所知，以案關交涉，正是通商大臣的責任，頓時又電奏一本，說他擅賣礦產，膽大妄為，請旨拿交刑部治罪。上頭准奏。電諭一到，兩江總督便飭藩司遴選委員前往提人。誰知這藩司正受過徐大軍機栽培的，便把他私人、候補知縣毛維新保舉了上去。這毛維新同尹府上也有點淵源，為的派了他去，一路可以照料尹子崇的意思。等到到了那裡，知縣接著。毛維新因為自己同尹子崇是熟人，所以讓知縣一個人去的。及至尹子崇拿制台的公事看得一大半，已有將他拿辦的說話，早已嚇呆在那裡，兩只手拿著札子放不下來。

後來知縣等得長久了，便說道：「派來的毛委員現在兄弟衙門裡。好在子翁同他是熟人，一路上倒有照應。轎子兄弟已經替子翁預備好了，就請同過去罷。」幾句話說完，直把個尹子崇急得滿身大汗，兩只眼睛睜得如銅鈴一般，吱吱了半天，才掙得一句道：「這件事乃是家岳簽的字，與兄弟並不相干。有什麼事，只要問家岳就是了。」知縣道：「這裡頭的委曲，兄弟並不知道。兄弟不過是奉了上頭的公事，叫兄弟如此做，所以兄弟不能不來。如果子翁有什麼冤枉，到了南京，見了制台盡可公辯的，再不然，還有京裡。況且裡頭有了令岳大人照應，諒來子翁雖然暫時受點委曲，不久就可明白的。現在時候已經不早了，毛某人明天一早就要動身的，我們一塊去罷。」

尹子崇氣的無話可說，只得支吾道：「兄弟須得到家母跟前稟告一聲，還有些家事須得料理料理。准今天晚上一准過去。」知縣道：「太太跟前，等兄弟派人進去替你說到了就是了。至於府上的事，好在上頭還有老太太，況且子翁不久就要回來的，也可以不必費心了。」尹子崇還要說別的，知縣已經仰著頭，眼睛望著天，不理他；又拖著嗓子叫：「來啊！」跟來的管家齊齊答應一聲「者」。知縣道：「轎夫可伺候好了？我同尹大人此刻就回衙門去。」底下又一齊答應一聲，回稱：「轎夫早已伺候好。」知縣立刻起身，讓尹子崇前頭，他自己在後頭，陪著他一塊兒上轎。這一走，他自己還好，早聽得屏門背後他一班家眷，本已得到他不好的消息，如今看他被縣裡拉了出去，賽如綁赴菜市口一般，早已哭成一片了。尹子崇聽著也是傷心，無奈知縣毫不容情，只得硬硬心腸跟了就走。

霎時到得縣裡，與毛委員相見。知縣仍舊讓他廳上坐，無非多派幾個家丁、勇役輪流拿他看守。至於茶飯一切相傳，自然與毛委員一樣。畢竟他是徐大軍機的女婿，地方官總有三分情面，加以毛委員受了江寧藩台的囑托，公義私情，二者兼盡；所以這尹子崇甚是自在。當天在縣衙一宵，仍是自己家裡派了管家前來伺候。第二天跟著一同由水路起身。在路曉行夜宿，非止一日，已到南京。毛委員上去請示，奉飭交江寧府經廳看管，另行委員押解進京。擱下不表。

且說毛維新在南京候補，一直是在洋務局當差，本要算得洋務中出色能員。當他未曾奉差之前，他自己常常對人說道：「現在吃洋務飯的，有幾個能夠把一部各國通商條約肚皮裡記得滾瓜爛熟呢？但是我們於這種時候出來做官，少不得把本省的事情溫習溫習，省得辦起事情來一無依傍。」於是單檢了道光二十二年「江寧條約」抄了一遍，總共不過四五張書，就此埋頭用起功來，一念念了好幾天，居然可以背誦得出。他就到處向人夸口，說他念熟這個，將來辦交涉是不怕的了。後來有位在行朋友拿他考了一考，曉得他能耐不過如此，便駁他道：「道光二十二年定的條約是老條約了，單念會了這個是不中用的。」他說：「我們在江寧做官，正應該曉得江寧的條約。至於什麼『天津條約』、『煙台條約』，且等我兄弟將來改省到那裡，或是咨調過去，再去留心不遲。」那位在行朋友曉得他是誤會，雖然有心要想告訴他，無奈見他拘墟不化，說了亦未必明白，不如讓他糊塗一輩子罷。因此一笑而散。

卻不料這毛維新反於此大享其名，竟有兩位道台在制台前替他吹噓說：「毛令不但熟悉洋務，連著各國通商條約都背得出的，實為牧令中不可多得之員。」制台道：「我辦交涉也辦得多了，洋務人員在我手裡提拔出來的也不計其數，辦起事情來，一齊都是現查書。不但他們做官的是如此，連著我們老夫子也是如此。所以我氣起來，總朝著他們說：『我老頭子記性差了，是不中用的了。你們年輕人很應該拿這些要緊的書念兩部在肚子裡。』一天念熟一頁，一年便是三百六十頁，化上三年功夫，那裡還有他的對手。無奈我嘴雖說破，他們總是不肯聽。寧可空了打麻雀，逛窯子，等到有起事情來，仍然要現翻書起來，真正氣人！今天你二位所說的毛令既然肯在這上頭用功，很好，就叫他明天來見我。」

（牧令：描地方長官。）

原來，此時做江南制台的，姓文，名明，雖是在旗，卻是個酷慕維新的。只是一樣：可惜少年少讀了幾句書，胸中一點學問沒有。這遭總算毛維新官運亨通，第二天上去，制台問了幾句話，虧他東扯西拉，盡然沒有露出馬腳，就此委了洋務局的差使。

這番派他到安徽去提人，稟辭的時候，他便回道：「現在安徽那邊，聽說風氣亦很開通了。卑職此番前去，經過的地方，一齊都要留心考察考察。」制台聽了，甚以為然。等到回來，把公事交代明白，上院稟見。制台問他考察的如何，他說：「現在安徽官場上很曉得維新了。」制台道：「何以見得？」他說：「聽說省城裡開了一大菜館，三大憲都在那裡請過客。」制台道：「但是吃大菜，也算不得開通。」毛維新面孔一板，道：「回大人的話，卑職聽他們安徽官場上談起那邊中丞的意思說，凡百事情總是上行下效，將來總要做到叫這安徽全省的百姓，無論大家小戶，統通都為吃了大菜才好。」制台道：「吃頓大菜，你曉得要幾個錢？還要什麼香檳酒、啤酒去配他。還有些酒的名字，我亦說不上來。貧民小戶可吃得起嗎。」

制台的話說到這裡，齊巧有個初到省的知縣，同毛維新一塊進來的，只因初到省，不大懂得官場規矩，因見制台只同毛維新說話，不理他，他坐在一旁難過，便插嘴道：「卑職這回出京，路過天津、上海，很吃過幾頓大菜，光吃菜不吃酒亦可以的。」他這話原是幫毛維新的。制台聽了，心上老大不高興，眼睛往上一楞，說：「我問到你再說。上海洋務局、省裡洋務局，我請洋人吃飯也請過不止一次了，那回不是好幾千塊錢！你曉得！」回頭又對毛維新說道：「我兄弟雖亦是富貴出身，然而並非綺綺一流，所謂稼穡之艱難，尚還略知一二。」毛維新連忙恭維道：「這正是大帥關心民瘼，才能想得如此周到。」

文制台道：「你所考察的，還有別的沒有？」毛維新又問道：「那邊安慶府知府饒守的兒子同著那裡撫標參將的兒子，一齊都剪了辮子到外洋去游學。恰巧卑職趕到那裡，正是他們剃辮子的那一天。首府饒守曉得卑職是洋務人員，所以特地帖邀了卑職去同觀盛典。這天官場紳士一共請了三百多位客。預先叫陰陽生挑選吉時。陰陽生開了一張單子，挑的是未時剃辮大吉。所請的客，一齊都是午前穿了吉服去的，朝主人道過喜，先開席坐席。等到席散，已經到了吉時了。只見饒守穿著蟒袍補褂，帶領著這位游學的兒子，亦穿著靴帽袍套，望空設了祖先的牌位，點了香燭，他父子二人前後拜過，稟告祖先。然後叫家人拿著紅氈，領著少爺到客人面前，一一行禮，有的磕頭，有的作揖。等到一齊讓過了，這才由兩個家人在大廳正中擺一把圈身椅，讓饒守坐了，再領少爺過來，跪在他父親面前，聽他父親教訓。大帥不曉得：這饒守原本只有這一個兒子；因為上頭提倡游學，所以他自告奮勇，情願自備資斧，叫兒子出洋。所以這天撫憲同藩、臬兩司以及首道，一齊委了委員前來賀喜。只可憐他這個兒子今年只有十八歲，上年臘月才做親，至今未及半年，就送他到外洋去。莫說他小夫婦兩口子拆不開，就是饒守自己想想，已經望六之人了，膝下只有一個兒子，怎麼捨得他出洋呢。所以一見兒子跪下請訓，老頭子止不住兩淚交流，要想教訓兩句，也說不出話了。後來眾親友齊說：『吉時已到，不可錯過，世兄改裝也是時候了。』只見兩個管家上來，把少爺的官衣脫去，除去大帽，只穿著一身便衣，又端過一張椅子，請少爺坐了。方傳剃頭的上來，拿盆熱水，撤住了頭，洗了半天，然後舉起刀子來剃。誰知這一剃，剃出笑話來了。只見剃頭的拿起刀來，磨了幾磨，嘩擦擦兩聲響，從辮子後頭一刀下去，早已一大片雪白露出來了。幸虧卑職看得清切，立刻擺手，叫他不要再往下剃，趕上前去同他說：『再照你這樣剃法，不成了個和尚頭嗎？外國人雖然是沒有辮子，何嘗是個和尚頭呢？』當時在場的眾親朋友以及他父親聽卑職這一說，都明白過來，一齊罵剃頭的，說他不在行，不會剃，剃頭的跪在地下，索索的抖，說：『小的自小吃的這碗飯，實在沒有瞧見過剃辮子是應該怎麼樣剃的。小的總以為既然不要辮子，自然連著頭髮一塊兒不要，所以才敢下手的。現在既然錯了，求求大老爺的示，該怎麼樣，指教指教小的。』卑職此時早已走到饒守的兒子跟前，拿手撩起他的辮子來一看，幸虧剃去的是前劉海，還不打緊，便叫他們拿過一把剪刀來，由卑職親自動手，先把他辮子折開，分作幾股，一股一股的替他剪了去，底下還替他留了約摸一寸多光景，再拿花水前後刷光，居然也同外國人一樣了。大帥請想：他們內地真正可憐，連著出洋游學想要去掉辮子這些小事情，都沒有一個在行的。幸虧卑職到那裡教給他們，以後只好用剪刀剪，不好用刀子剃，這才大家明白過來，說卑職的法子不錯。當天把個安慶省城都傳遍。聽說參將的兒子就是照著卑職的話用剪刀的。第二天卑職上院見了那邊中丞，很蒙獎勵，說：『到底你們江南無辮子游學的人多，這都是制憲的提倡，我們這裡還差著遠哩。』

文制台聽了別人說他提倡學務，心上非凡高興。當時只因談的時候長久了，制台要緊吃飯，便道：「過天空了我們再談罷。」說完，端茶送客，毛維新只得退出，趕著又上別的司、道衙門，一處處去賣弄他的本領。不在話下。

且說這位制台本是個有脾氣的，無論見了什麼人，只要官比他小一級，是他管得到的，不論你是實缺藩台，他見了面，一言不合，就拿頂子給人碰，也不管人家臉上過得去過不去。藩台尚且如此，道、府是不消說了，州、縣以下更不用說了，至於在他手下當差的入甚多巡捕、戈什，喝了去，罵了來，輕則腳踢，重則馬棒，越發不必問的了。

且說有天為了一件甚麼公事，藩台開了一個手折拿上來給他看。他接過手折，順手往桌上一擦，說道：「我兄弟一個人管了這三省事情，那裡還有工夫看這些東西呢！你有什么事情，直截痛快的說兩句罷。」藩台無法，只得捺定性子，按照手折上的情節略略擇要陳說一遍。無如頭緒太多，斷非幾句話所能了事，制台聽到一半，又聽得不耐煩了，發狠說道：「你這人真正麻煩！兄弟雖然是三省之主，大小事情都照你這樣子要我兄弟管起來，我就是三頭六臂也來不及！」說著，掉過頭去同別位道台說話，藩台再要分辯兩句他也不聽了。藩台下來，氣的要告病，幸虧被朋友們勸住的。

後來不多兩日，又有淮安府知府上省稟見。這位淮安府乃是翰林出身，放過一任學台，後來又考取御史，補授御史，京察一等放出來的。到任還不到一年，齊巧地方上出了兩件交涉案件，特地上省見制台請示。恐怕說的不能詳細，亦就寫了兩個節略，預備面遞。等到見了面，同制台談過兩句，便將開的手折恭恭敬敬遞了上去。制台一看是手折，上面寫的都是黃豆大的小字，便覺心上幾個不高興，又明欺他的官不過是個四品職分，比起藩台差遠了，索性把手折往地下一摔，說道：「你們曉得我年紀大，眼睛花，故意寫了這小字來蒙我！」那淮安府知府受了他這個癩子，一聲也不響。等他把話說完，不慌不忙，從從容容的從地下把那個手折拾了起來。一頭拾，一頭嘴裡說：「卑府自從殿試，朝考以及考差、考御史，一直是恪遵功令，寫的小字，皇上取的亦就是這個小字。如今做了外官，倒不曉得大帥是同皇上相反，一個個是要看大字的，這個只好等卑府慢慢學起來。但是今時這兩件事情都是刻不可緩的，所以卑府才趕到省裡來面回大帥，若等卑府把大字學好了，那可來不及了。」制台一聽這話，便問：「是兩件什麼公事！你先說個大概。」淮安府回道：「一件為了地方上的壞人賣了塊地給洋人，開什麼玻璃公司。一樁是一個包討債的洋人到鄉下去恐嚇百姓，現在鬧出人命來了。」

制台一聽，大驚失色道：「這兩樁都是個關係洋人的，你為什麼不早說呢？快把節略拿來我看！」淮安府只得又把手折呈上。制台把老花眼鏡帶上，看了一遍。淮安府又說道：「卑職因為其中頭緒繁多，恐怕說不清楚，所以寫好了節略來的。況且洋人在內地開設行棧，有背約章；就是包討帳，亦是不應該的，況且還有人命在裡頭。所以卑府特地上來請大帥的示，總得禁阻他來才好。」

制台不等他說完，便把手折一放，說：「老哥，你還不曉得外國人的事情是不好弄的麼？地方上百姓不拿地賣給他，請問他的公司到那裡去開呢？就是包討帳，他要的錢，並非要的是命。他自己尋死，與洋人何干呢？你老兄做知府，既然曉得地方有些壞

人，就該預先禁止他們，拿地不准賣給外國人才是。至於那個欠帳的，他那張借紙怎麼會到外國人手裡？其中必定有個緣故。外國人頂講情理，決不會憑空詐人的。而且欠錢還債本是分內之事，難道不是外國人來討，他就賴著不還不成了？既然如此，也不是什麼好百姓了。現在凡百事情，總是我們自己的官同百姓都不好，所以才會被人家欺負，等到事情鬧糟了，然後往我身上一推，你們算沒有事了。好主意！」

原來這制台的意思是：「洋人開公司，等他來開；洋人來討帳，隨他來討。總之：在我手裡，決計不肯為了這些小事同他失和的。你們既做我的屬員，說不得都要就我範圍，斷斷乎不准多事。」所以他看了淮安府的手折，一直只怪地方官同百姓不好，決不肯批評洋人一個字的。淮安府見他如此，就是再要分辨兩句，也氣得開不出口了。制台把手折看完，仍舊捧還給他。淮安府捨了，稟辭出去，一肚皮沒好氣。

正走出來，忽見巡捕拿了一張大字的片子，遠望上去，還疑心是位新科的翰林。只聽那巡捕嘴裡嘰哩咕嚕的說道：「我的爺！早不來，晚不來，偏偏這時候他老人家吃著飯他來了。到底上去回的好，還是不上去回的好？」旁邊一個號房道：「淮安府才見了下來，只怕還在簽押房裡換衣服，沒有進去也論不定。你要回，趕緊上去還來得及。別的客你好叫他在外頭等等，這個客是怠慢不得的！」那巡捕聽了，拿了片子，飛跑的進去了。這時淮安府自回公館不題。

且說那巡捕趕到簽押房，跟班的說：「大人沒有換衣服就往上房去了。」巡捕連連跺腳道：「糟了！糟了！」立刻拿了片子又趕到上房。才走到廊下，只見打雜的正端了飯菜上來。屋裡正是文制台一迭連聲罵人，問為什麼不開飯。巡捕一聽這個聲口，只得在廊檐底下站住。心上想回，因為文制台一到任，就有過吩咐的，凡是吃飯的時候，無論什麼客人來拜，或是下屬稟見，統通不准巡捕上來回，總要等到吃過飯，擦過臉再說；無奈這位客人既非過路官員，亦非本省屬員，平時制台見了他還要讓他三分，如今叫他在外面老等起來，決計不是道理。但是違了制台的號令，倘若老頭子一翻臉，又不是玩的，因此拿了名帖，只在廊下盤旋，要進又不敢進，要退又不敢退。

正在為難的時候，文制台早已瞧見了，忙問一聲：「什麼事？」巡捕見問，立刻趨前一步，說了聲「回大帥的話，有客來拜。」話言未了，只見拍的一聲響，那巡捕臉上早被大帥打了一個耳刮子。接著聽制台罵道：「混帳王八蛋！我當初怎麼吩咐的！凡是我吃著飯，無論什麼客來，不准上來回。你沒有耳朵，沒有聽見！」說著，舉起腿來又是一腳。

那巡捕挨了這頓打罵，索性潑出膽子來，說道：「因為這個客是要緊的，與別的客不同。」制台道：「他要緊，我不要緊！你說他與別的客不同，隨你是誰，總不能蓋過我！」巡捕道：「回大帥：來的不是別人，是洋人。」那制台一聽「洋人」二字，不知為何，頓時氣焰矮了大半截，怔在那裡半天。後首想了一想，驀地起來，拍撻一聲響，舉起手來又打了巡捕一個耳刮子；接著罵道：「混帳王八蛋！我當是誰！原來是洋人！洋人來了，為什麼不早回，叫他在外頭等了這半天？」巡捕道：「原本趕著上來回的，因見大帥吃飯，所以在廊下等了一回。」制台聽了，舉起腿來又是一腳，說道：「別的客不准回，洋人來，是有外國公事的，怎麼好叫他在外頭老等？糊涂混帳！還不快請進來！」

那巡捕得了這句話，立刻三步併做二步，急忙跑了出來。走到外頭，拿帽子探了下來，往桌子上一摔，道：「回又不好，不回又不好！不說人頭，誰亦沒有他大，只要聽見『洋人』兩個字，一樣嚇的六神無主了！但是我們何苦來呢？掉過去，一個巴掌！翻過來，又是一個巴掌！東邊一條腿，西邊一條腿！老老實實不幹了！」正說著，忽然裡頭又有人趕出來一迭連聲叫喚，說：「怎麼還不請進來！……」那巡捕至此方才回醒過來，不由的仍舊拿大帽子合在頭上，拿了片子，把洋人引進大廳。此時制台早已穿好衣帽，站在滴水檐前預備迎接了。

原來來拜的洋人非是別人，乃是那一國的領事。你道這領事來拜制台為的什麼事？原來制台新近正法了一名親兵小隊。制台殺名兵丁，本不算得大不了一事情，況且那親兵亦必有可殺之道，所以制台才拿他如此的嚴辦。誰知這一殺，殺的地方不對：既不是在校場上殺的，亦不是在轅門外殺的，偏偏走到這位領事公館旁邊就拿他宰了。所以領事大不答應，前來問罪。

當下見了面，領事氣憤憤的把前言述了一遍，問制台為什麼在他公館旁邊殺人，是個什麼緣故。幸虧制台年紀雖老，閱歷卻很深，頗有隨機應變的本領。當下想了一想，說道：「貴領事不是來問我兄弟殺的那個親兵？他本不是個好人，他原是『拳匪』一黨。那年北京『拳匪』鬧亂子，同貴國及各國為難，他都有分的。兄弟如今拿他查實在了，所以才拿他正法的。」領事道：「他既然通『拳匪』，拿他正法亦不冤枉。但是何必一定要殺在我的公館旁邊呢？」制台想了一想，道：「有個原故，不如此，不足以震服人心。貴領事不曉得這『拳匪』乃是扶清滅洋的，將來鬧出點子事情來，一定先同各國人及貴國人為難，就是於貴領事亦有所不利。所以兄弟特地想出一條計來，拿這人殺在貴衙署旁邊，好教他們同黨瞧著或者有些怕懼。俗語說得好，叫做『殺雞駭猴』，拿雞子宰了，那猴兒自然害怕。兄弟雖然只殺得一名親兵，然而所有的『拳匪』見了這個榜樣，一定解散，將來自不敢再與貴領及貴國人為難了。」領事聽他如此一番說話，不由得哈哈大笑，獎他有經濟，辦得好，隨又閑談了幾句，告辭而去。

制台送客回來，連要了幾把手巾，把臉上、身上擦了好幾把，說道：「我可被他駭得我一身大汗了！」坐定之後，又把巡捕、號房統通叫上來，吩咐道：「我吃著飯，不准你們來打岔，原說的是中國人。至於外國人，無論什麼時候，就是半夜裡我睡了覺，亦得喊醒了我，我決計不怪你們的。你們沒瞧見剛才領事進來的神氣，賽如馬上就要同我翻臉的，若不是我這老手三言兩語拿他降伏住，還不曉得鬧點什麼事情出來哩。還攔得住你們再替我得罪人嗎！以後凡是洋人來拜，隨到隨請！記著！」巡捕、號房統通應了一聲「是」。

制台正要進去，只見淮安府又拿著手本來稟見，說有要緊公事面回，並有剛剛接到淮安來的電報，須得當面呈看。制台想了想，肚皮裡說道：「一定仍舊是那兩件事。但不知這個電報來，又出了點什麼岔子？」本來是懶怠見他的，不過因內中牽涉了洋了，實在委決不下，只得吩咐說「請」。

霎時淮安府進來，制台氣吁吁的問道：「你老哥又來見我做什麼？你說有什麼電報，一定是那班不肖地方官又鬧了點什麼亂子，可是不是？」淮安府道：「回大帥的話：這個電報卻是個喜信？」制台一聽「喜信」二字，立刻氣色舒展許多，忙問道：「什麼喜信？」淮安府道：「卑府剛才蒙大人教訓，卑府下去回到寓處，原想照著大人的吩咐，馬上打個電報給清河縣黃令，誰知他倒先有一個電報給卑府，說玻璃公司一事，外國人雖有此議，但是一時股分不齊，不會成功。現在那洋人接到外洋的電報，想先回本國一走，等到回來再議。」制台道：「很好！他這一去，至少一年半載。我們現在的事情，過一天是一天，但願他一直耽誤下去，不要在我手裡他出難題目給我做，我就感激他了。那一樁呢？」

淮安府道：「那一樁原是洋人的不是，不合到內地來包討帳。」制台一聽他說：「洋人不是」，口雖不言，心下卻老大不以為然，說：「你有多大能耐，就敢排揆起洋人來！」於是又聽他往下講道：「地方上百姓動了公憤，一哄而起，究竟洋人勢孤，……」制台聽到這裡，急的把桌子一拍道：「糟了！一定是把外國人打死了！中國人死了一百個也不要緊；如今打死了外國人，這個處分誰耽得起！前年為了『拳匪』殺了多少官，你們還不害怕嗎？」

淮安府道：「回大帥的話；卑府的話還未說完。」制台道：「你快說！」淮安府道：「百姓雖然起了一個哄，並沒有動手，那洋人自己就軟下來了。」

制台皺著眉頭，又把頭搖了兩搖說道：「你們欺負他單身人，他怕吃眼前虧，暫時服軟，回去告訴了領事，或者進京告訴了公使，將來仍舊要找咱們倒蛋的。不妥！不妥！」淮安府道：「實實在在是他自己曉得自己的錯處，所以才肯服軟的。」制台道：「何以見得？」淮安府道：「因為本地有兩個出過洋的學生，是他倆聽了不服，哄動了許多人，同洋人講理，洋人說他不過，所以才服軟的。」

制台又搖頭道：「更不妥！這些出洋回來的學生真不安分！於他毫不相干，就出來多事。地方官是昏蛋！難道就隨他們嗎？」

淮安府道：「他倆不過找著洋人講理，並沒有滋事。雖然哄動了許多人跟著去看，並非他二人招來的。」制台道：「你老哥真不愧為民之父母！你總幫好了百姓，把自己百姓竟看得沒有一個不好的，都是他們洋人不好。我生平最恨的就是這班刁民！動不動聚眾滋事，挾制官長！如今同洋人也是這樣。若不趁早整頓整頓，將來有得纏不清楚哩！你且說那洋人服軟之後怎麼樣？」淮安府道：「洋人被那兩個學生一頓批駁，說他不該包討帳，於條約大有違背。如今又逼死了人命，我們一定要到貴國領事那裡去告的。」

制台聽了，點了點頭道：「駁雖駁得有理，難道洋人怕他們告嗎？就是告了，外國領事豈有不幫自己人的道理。」淮安府道：「誰知就此三言兩語，那洋人竟其頓口無言，反倒托他通事同那苦主講說，欠的帳也不要了，還肯拿出幾百銀子來撫恤死者的家屬，叫他們不要告罷。」制台道：「咦！這也奇了！我只曉得中國人出錢給外國人是出慣的，那裡見過外國人出錢給中國人。這話恐怕不確罷？」淮安府道：「卑府不但接著電報是如此說，並有詳信亦是剛才到的。」制台道：「奇怪！奇怪！他們肯服軟認錯，已經是難得了；如今還肯撫恤銀子，尤其難得。真正意想不到之事！我看很應該就此同他了結。你馬上打個電報回去，叫他們趕緊收篷，千萬不可再同他爭論別的。所謂『得風便轉』。他們既肯陪話，又肯化錢，已是莫大的面子。我辦交涉也辦老了，從沒有辦到這個樣子。如今雖然被他們爭回這個臉來，然而我心上倒反害起怕來。我總恐怕地方上的百姓不知進退，再有什麼話說，弄惱了那洋人，那可萬萬使不得！俗語說得好，叫做『得意不可再往』。這個事可得責成你老哥身上。你老哥省裡也不必耽擱了，趕緊連夜回去，第一彈壓住百姓，還有那什麼出洋回來的學生，千萬不可再生事端。二則洋人走的時候，仍是好好的護送他出境。他一時為理所屈，不能拿我們怎樣，終究是記恨在心的。拿他周旋好了，或者可以解釋解釋。我說的乃是金玉之言，外交秘訣。老哥，你千萬不要當做耳旁風！你可曉得你們在那裡得意，我正在這裡提心吊膽呢！」淮安府只得連連答應了幾聲「是」。然後端茶送客，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